

在江上

李凤仙

老港口还是以以前的房子，原来的候船室的脸上爬满紫藤，苍白的紫色的花，巨大的幕布一样，将门楼遮得严严实实，侧墙上贴着的细条白瓷砖，被岁月的风吹落了，吹旧了。屋后的爬墙虎爬到侧墙一角。我有点好奇，绕到屋后，想看看那些细藤到底将墙壁铺成什么样子。

这一绕，就看到许多船靠在岸边。我突然就想坐船。该上哪条船呢？我不确定要去哪里，只是想感受船到江心的旷阔。岸边都是枞阳口音的人，好懂也熟悉，因为我祖父母就是这口音。

问了一位眉目慈善的老先生：“我想看宽阔的江面，坐哪条船好？”老先生笑：“去长沙的船最好，这船要走长江主干道。”“长沙？去湖南？”我看着船上“长沙一贵池”的字，懵了。老先生笑了：“是枞阳的长沙乡，不是湖南长沙。哈哈……”我也笑，旁边的几个人都笑了。

一踏上小轮渡，我就觉得自己立在滚滚波涛上了。虽是支江，但是对久居山里的我来说，江面真是波澜壮阔。风不大，但浪波的涌动一秒都不曾停歇，浪像急着做什么大事去一样，一波波地往前赶。船边的漩涡一个接一个，像是水底有无数气筒在打气，漩涡中心的圆点最好看，似美人腮边的酒窝。看漩涡起起落落，不知道水里还会有多少秘密。

上船的是卖菜返回的几位老年妇女。她们将担子歇下，拿出马扎坐稳，开始聊天，说小竹笋好卖，莴笋茎也好卖，韭菜、野萎蒿也好卖，回去再拔些笋子，晚上好剥出来。她们的手上纹路纵横，指甲缝里黑乎乎的，萎蒿汁染的。那些手看上去就像几辈子没洗干净一样。我奶奶、我妈在萎蒿疯长的季节，手指甲都这么黑过，她们的手上也是有清香的。

老太们开始数钱，一卷票子，被她们伸不直的手指慢慢捋平了，五十的，二十的，十元的，五元的，也有二元的。她们不慌不忙地捋，像在叠小孩子的衣裤。有位身板像瘦男人的大姐把一张红票子抖落得哗哗响，问一位戴黑棒球帽的同伴：“这应该不是假的吧？是一个女人给的，她看起来不像坏人。”“棒球帽”拿起票子，确认是真的，然后教她辨别真假。

船家走过来，说，要再等一会才能开船，早上被救护车接走的那个奶奶要跟这船回去。很多人都点头，像都知道是什么事。过了约半小时，一男一女两个人抬着藤躺椅费力又小心地下堤，大家都将甲板中心让出来。

他们刚坐稳，船开了。

藤椅就停在我旁边，被子里半躺着一人。被子上的几处血迹似乎能挤出血滴来，一个淡蓝色的氧气包在被子里露出一角。男人和女人商量几句后就蹲着打电话，大意是，奶奶早上赶鸡时摔倒，头破了，医生说老人脑部积血太多，年纪太大，不宜不动手，建议回家准备后事。听他们和卖菜的对话，知道他们是奶奶的儿女，奶奶已经九十五岁。我看那女人，奶奶的女儿，也有六十多岁的样子，她隔一会儿将被头掀点缝跟她妈轻轻说话：“妈，妈，再坚持下，快到家了！”她说了有几十次，但躺着的老人没有任何反应。有卖菜的老人在抹泪。

我看着江水，奔腾依旧的江水。

船底像有个巨大的犁头，将涌来的波涛犁开。犁开的波涛像被犁翻覆过的泥土，白亮亮的，又在船头合拢成绿色的波涛。船过了一片洲，江面更开阔，莽莽苍苍，烟波浩渺。我看江这头，波涛紧捧着，一下子隐进天际不见了，再看那头，波涛也是接力赛地流走了。阳光从空中泻下，任由江水将它的光芒吸进去，连水面上都有光芒闪烁、跳跃。

好多大船来来往往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安全不似马路上车子那般急吼吼的。船头前的水呢，都像是白白的花朵，有花朵一路陪伴，有什么可急的呢！

一朵浪，被后浪追撵着走了，就不回来了，另一波浪又追着来了，就这样，日日夜夜，奔腾不息，那些不回头的浪是去了银河还是东海呢？江心的风好大，浪也粗壮了许多。风吹在身上，有些凛冽。我在江上，看到了新来的水，也看到离去的水，它们都很壮美。

有人说快靠岸了，他们在收拾箩筐、扁担，他们就快到家了，那位躺着没动的九十五岁的奶奶也快到家了。



江岸 苗青 摄

回不去的老家

卫宣利

1

一晃，离开老家已经十几年了。

但事实上，我并未远离它。我现在的家，离老家很近，开车十几分钟就回去了。

三年前双亲尚在，几乎每星期我都要回去一次。

老家有一条明清古街，近年被挖掘重建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区。我家的老房子因此被拆迁，建了联排别墅。新家宽敞明亮，门前养花，房后种树，很美。

老家那条闻名遐迩的古街，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。我家没在古街，古街住的都是官宦后代大户人家，比如我姨妈家。姨妈和我妈是堂姐妹。姨妈漂亮，能干，手很巧。姨父头脑活络，思维敏捷。我记得他家当街的房子，曾经开过面条铺、裁缝店，应该还有其他的经营项目。总之，姨妈家的日子一直红红火火，很富裕。

我爸说，姨父是有家底的，那套宅院里，任何一样东西，都价值不菲。事实上，住在古街里的人家，随便拎一个出来，都是王炸。比我们外面这些一穷二白的家庭，要甩出一条街。是真的甩出一条街，一条古街。所以，记忆里，我们村的人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古街里面的，一种是古街外面的。

古街的建筑，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子，平铺直叙简单直白。每次去姨妈家，都要先经过天井，再穿过长长的甬道，转过屏风，到月台。月台对面，是客厅。再往深处走，是堂屋和后院。院子侧边，还有一条石阶砌成的小路，通往后门。

小时候每次去姨妈家，我都舍不得走。

那层层叠叠的庭院，曲径通幽的小道，精致的雕梁画栋，无不吸引着我。

我喜欢蹲在长长的过道里，对着一处石雕发半天的呆。也喜欢和表姐妹捉迷藏，随便藏一个屋子，都不容易被找到。还喜欢沿着侧院的石阶，一层层走上去，打开厚重的后门，对着一场院的桃红梨白发狂……

后来读李清照的庭院深深深几许，第一个跳进脑海的，就是姨妈家的房子。

小时只觉得那里如诗如画，精致静美。如一枚碧玉，在时光的尽头，温润安然地守着长长的岁月。

2

长大后，倒不常去古街了。因为更喜欢外面的辽阔天地。

有一次女儿问我：“妈妈，你们小时候是什么样的？有手机玩吗？有电脑吗？电视呢？”

都没有，我们就是在天地间尽情撒欢的野孩子。

每天放学完成作业后，就拿一个馒头，挎个篮子，叫上小伙伴一起出发。

当然是去割草，因为每家都有牛啊羊啊要喂。

但于我们，割草只是“副业”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上山捉鸟、下河摸鱼。

穿过碧绿的麦田，我们在沟沟壑壑里漫无目标地游荡。会围着一窝蚂蚁，讨论这一大家子的日常生活。会为了捉一只蟋蟀弄得灰头土脸。会因为摘了一朵野花欢欣雀跃，插在发间临水照花。

累了躺在麦田里休息，茂盛的麦田像一块柔软碧绿的地毯，闻着麦苗的清香，嘴里叼着甜甜的茅草根，仰望碧空如洗。世界很远，梦想很大。

天色渐晚，各家的小院里相继传出妈妈们的吆喝，唤各自孩子的乳名，回来吃饭啦！

一年四季，村庄里总有数不清的项目，供我们玩耍，只要愿意，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玩具。

春天在房前屋后种花，养一窝蚕宝宝，为了采桑叶跑遍整个村子。

夏日午后，举着长长的竹竿，上面粘一块面筋，悄悄去粘知了。

秋天去果园里偷苹果，摘完后把上衣塞进裤子里，苹果就藏在“肚兜”里。也去地里掰嫩玉米，回来清水煮了，横啃。

冬天比较单调，印象最深的是，上晚自习后，并不着急回家。几个同学围着一盏煤油灯，在用完的香脂盒里装一把黄豆，放在灯上烧了吃。黄豆在盒子里噼啪作响，豆香弥漫，勾着少年们的馋虫。

3

那些在田野间撒欢的时光，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比古街更深刻。

而今，因为古街，老家成了旅游区。村庄经过重建修缮，变得更美了。马路笔直，别墅林立，路边种植的花草摇曳生姿，宽阔的停车场，迎接着一拨一拨慕名而来的游客。

古街，如被挖掘出来的美玉，忽然间大放异彩。

村庄热闹了，我的父老乡亲也越发富裕了。

但是我，更怀念记忆里那个沉静安然的小村庄。古朴，自然，远离尘嚣，默默地承载着一辈又一辈的幸福时光。

我也无比怀念那个种着牡丹花和葡萄树的小院，那时候双亲尚在，兄妹情深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